

新济州的刀鱼和荻笋

□ 沈成兴（上海，医生）



我的家乡在新济州。不知情的人常把它和韩国的济州岛混淆。故乡也是个岛，不过不是海岛，只是长江中一个小小的冲积洲，四面环水，出行均要靠船。这种长江中出现的小岛，大小不一，太小的一般都无人居住了，而有的很大，适合居住，如上海的崇明岛，有一个县的规模。新济州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左右，仅仅一个村的建制，鸡犬之声皆相闻。我的小学、初中均在岛上，岛上的高中可能因为学生太少早已经撤销了。老师基本上都是岛上的“土著”，但那时的我还是很怕老师的。

李白诗云，“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；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。三山就在与新济州相邻的梅山附近。我曾特地去访古，爬到山顶，可惜四下荒芜一片。项羽自刎的乌江镇，在我故乡的对岸，那儿有个霸王祠，就是纪念项羽的；因为祖坟在那附近，父亲每年都要去添土，也就常常听说起。

有水的地方就少不了鱼。最爱当然是刀鱼。婶婶在大队的鱼苗场上班，春天总会带一两斤刀鱼到我家。刀鱼清蒸、红烧都是美味。

至于鱼汤，我感觉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汤能与之媲美。刀鱼只有七八毛钱一斤。那时候，肉吃不大到，刀鱼倒是隔三差五能吃上一顿。渔汛的时候，大队的渔业队每天能网上千斤刀鱼。一到春末，刀鱼刺变硬，腌好晒在门前竹竿上，没菜的时候，蒸一碗，可以给孩子解馋。这些如今都变成永远的回忆了。刀鱼日稀，价格腾贵，通常吃不起，也吃不上了。

西北风渐起，江面上一队队黑背的江猪翻滚着追逐着鱼，常常意味着季节就要变换到了。江猪又叫江豚，是长江里面特有的哺乳动物。老家都把江猪看作神物，对它有种恐惧感，据说这家伙能把大轮船拱翻。所以，偶尔到江边游泳的时候都怕碰到江猪，总是大老远地避开。可惜，现在也要灭绝了。

那时钓鱼比较轻松。屋后砍一根竹子，系上鱼线和钓钩，将挖到的红蚯蚓穿上钓钩，蹲在长江边，一小时几斤鱼不在话下。除了鱼，还可以钓到螃蟹。家里还有副“搭网”，约2米见宽，双手撑起抛向河里，可以把河边在水面的鱼一网打尽。傍晚，我拎着桶跟在父亲后面，我们跑到江边，尽量选择那种野塘，一网下去，总是有不少的小鱼收获。

中学在县城，离家远，一月才能回一次家。休息日只有一天，周六下午早早上汽车，以便赶上傍晚最末一班轮渡。身上只有几毛钱，赶不上船的话，晚上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。有时，赶不上晚班船的不只我一个，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叫码头的小木船将我们捎过去。小船是渔民打鱼用的，可以坐几个人，颠簸在浪里，一上一下，那种心情，一辈子很难忘记。

我回家的前一天，母亲就到江边的芦苇荡里面，找到一丛丛刚冒头的芦蒿苗，用铲子连根挖起，回来将芦蒿的根窖在门前水塘边的小土坑里，盖上几把稻草。第二天再挖起来，芦蒿的根便又白又嫩，洗净后，将肥瘦相间的咸肉丝稍煎后与芦蒿根同炒，独特的香气简直妙不可闻！

春水泛滥，江边水芹、马兰头到处都是。而荻笋外乡人多不知为何物。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，我怀疑诗中的荻花即是此物。家乡称之为荻柴，不同于芦苇，比芦苇硬，但是相对细小。农历三四月份，芦苇荡里荻笋冒尖，远看紫红色的一片，与芦苇的乳白色截然不同。人们像掰竹笋一样，抓住笋尖拔起，剥皮后只剩下细细的、雪白的一条，开水烫过，纵向撕开，切碎与肉丁同炒，滋味特别，亦难为外乡人解说。

很久不回家乡了。不是因为不想回，而是有一年，突然全岛的人都移居岛外了。政府统一行为，好坏说不清。岛上变成一马平川，几乎没有丝毫的记忆可循。大树、水塘、房子、道路，都消失不见，只有路边废弃的猪圈掩埋在无边的杂草中。回岛的唯一交通工具——船，也是严格控制，不对外开放。我曾经通过熟人回到岛上，想找寻过去的踪迹，可是，熟悉的一切灰飞烟灭，只留下白鹭翩翩。岛上辟成果园，品种齐全，虽然果实累累，却与昔日的故园相去甚远。